

白话

资治通鉴

3



白话

主编 黄锦铨

资治通鉴

3

岳麓书社

第三册目录

卷第一五二	梁纪八	(1)
卷第一五三	梁纪九	(14)
卷第一五四	梁纪十	(23)
卷第一五五	梁纪十一	(38)
卷第一五六	梁纪十二	(55)
卷第一五七	梁纪十三	(75)
卷第一五八	梁纪十四	(94)
卷第一五九	梁纪十五	(115)
卷第一六〇	梁纪十六	(128)
卷第一六一	梁纪十七	(142)
卷第一六二	梁纪十八	(161)
卷第一六三	梁纪十九	(181)
卷第一六四	梁纪二十	(196)
卷第一六五	梁纪二十一	(217)
卷第一六六	梁纪二十二	(234)
卷第一六七	陈纪一	(253)
卷第一六八	陈纪二	(280)
卷第一六九	陈纪三	(306)
卷第一七〇	陈纪四	(333)
卷第一七一	陈纪五	(360)
卷第一七二	陈纪六	(388)
卷第一七三	陈纪七	(408)
卷第一七四	陈纪八	(431)
卷第一七五	陈纪九	(449)
卷第一七六	陈纪十	(475)
卷第一七七	隋纪一	(496)
卷第一七八	隋纪二	(515)
卷第一七九	隋纪三	(535)
卷第一八〇	隋纪四	(554)

卷第一八一	隋纪五	(574)
卷第一八二	隋纪六	(592)
卷第一八三	隋纪七	(612)
卷第一八四	隋纪八	(632)
卷第一八五	唐纪一	(651)
卷第一八六	唐纪二	(669)
卷第一八七	唐纪三	(685)
卷第一八八	唐纪四	(702)
卷第一八九	唐纪五	(718)
卷第一九〇	唐纪六	(735)
卷第一九一	唐纪七	(753)
卷第一九二	唐纪八	(772)
卷第一九三	唐纪九	(790)
卷第一九四	唐纪十	(809)
卷第一九五	唐纪十一	(828)
卷第一九六	唐纪十二	(850)
卷第一九七	唐纪十三	(869)
卷第一九八	唐纪十四	(889)
卷第一九九	唐纪十五	(909)
卷第二〇〇	唐纪十六	(930)
卷第二〇一	唐纪十七	(951)
卷第二〇二	唐纪十八	(972)
卷第二〇三	唐纪十九	(993)
卷第二〇四	唐纪二十	(1014)
卷第二〇五	唐纪二十一	(1034)
卷第二〇六	唐纪二十二	(1051)
卷第二〇七	唐纪二十三	(1069)
卷第二〇八	唐纪二十四	(1087)
卷第二〇九	唐纪二十五	(1104)
卷第二一〇	唐纪二十六	(1122)
卷第二一一	唐纪二十七	(1140)
卷第二一二	唐纪二十八	(1159)
卷第二一三	唐纪二十九	(1179)
卷第二一四	唐纪三十	(1196)
卷第二一五	唐纪三十一	(1215)

卷第二一六	唐纪三十二	(1236)
卷第二一七	唐纪三十三	(1256)
卷第二一八	唐纪三十四	(1274)
卷第二一九	唐纪三十五	(1293)
卷第二二〇	唐纪三十六	(1310)
卷第二二一	唐纪三十七	(1331)
卷第二二二	唐纪三十八	(1350)

白话资治通鉴卷第一五二

沈 秋 雄 译 述

梁纪八 公元五二八年，一年。

高祖武皇帝（八）

大通二年（戊申、五二八）

春，正月，癸亥日（初五），魏朝派北海王颢做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相州刺史。

魏朝的北道行台杨津镇守定州城，位置在鲜于修礼和杜洛周的中间，两人轮流前来围攻；津储备薪粮，修治器械，随机抗御，贼寇无法攻克。津暗中派人用铁券游说贼党，贼党中有响应津的，送信给津说：“贼寇所以围城的缘故，只是为了要杀北人罢了，城中的北人，应该将他们全杀掉，不然，一定成为后患。”津把北人全部逮捕安置在子城中而不杀害，众人都被他的仁心所感动。

等到葛荣代替修礼统率他的部属，派人游说津，答应让他做司徒，津杀了他的使者，坚固地防守了三年。杜洛周又进行围攻，魏朝无法援救。津派他的儿子遁突围出去，向柔然头兵可汗求救。遁日夜流着泪请求，头兵派他的从祖吐豆发率领精锐的骑兵一万人向南边进发；前锋到达广昌，贼寇堵住了隘口，柔然就回去了。乙丑日（初七），津的长史李裔引导贼寇进城，俘虏了津，打算烹杀他，后来又将他放了。瀛州刺史元宁举城投降洛周。

乙丑日（初七），魏朝的潘嫔生了个女孩，胡太皇诈说是皇子；丙寅日（初八），大赦境内，改年号为武泰。

萧宝寅围攻冯翊，没有攻克，长孙稚的军队到达恒农，行台左丞杨侃对稚说：“从前魏武和韩遂、马超据守潼关互相抗拒，遂和超的才略，不是魏武的敌手，然而却长久不能决定胜负，这是因为控制险要的缘故。目前贼寇的守御已经稳固，即使魏武再生，

也无法施展他的智谋和勇气。不如往北攻取蒲反，渡过黄河向西推进，进入他的腹心，置兵于死地，那么华州的围困不须作战就可以解除，潼关的守兵一定回头往关中逃走，肢节已经解散，长安可以不费力地占下。如果明公认为愚臣的计策可以采行，我愿意做明公的先锋。”稚说：“您的计策是很好，但是如今薛修义围攻河东，薛凤贤占据安邑，宗正珍孙保守虞坂无法前进，像这种情况如何能够前往？”侃说：“珍孙是战阵中的一名武夫，机缘凑合使他升到将军，像他这种人只合接受他人的指挥，怎么能够指挥他人呢！河东的治所在蒲反，西面靠近黄河边缘，封疆大部分在郡东。修义率领士民到西边围攻郡城，他们的父母妻子都留在旧村，一旦听说官军来到，大家都有内顾的心理，一定会望风溃散的。”稚于是派遣他的儿子子彦和侃率领骑兵从恒农渡河北进，据守石锥壁，侃发表声明说：“现在暂且停驻在此地等待步兵，并且看看民心的向背。教送投降名册的人各自回到他们的村庄，等待台军举三次烽火，当也举烽火相应；那没有举烽的便是贼党，当进击屠灭他们，以所获得的财物赏赐军队。”于是村民展转互相告语，即使实在没有投降的人也举烽火；一夜之间，火光遍及数百里，围城的贼寇不知其故，各自都解散回家了；修义也逃了回去，和凤贤一同请求投降。丙子日（十八日），稚攻克潼关，随即进入河东。

这时刚好有诏废除盐池税，稚上表认为：“盐池是天然资源，邻近京畿，只应当好好地保守它，合理地予以分配。现今四方多事，府藏空虚，冀、定扰攘不安，常时征取的绢无法收取，只有仰给府库，只有支出，没有收入。大略地统计盐税，一年里面所收，如果拿绢当标准来计算，不少于三十万匹，这等于是移置冀、定两州在畿甸；现在如果废除，是再次失计。臣前时违背严厉的圣旨，没有先讨伐潼关的寇贼，直接前往解除河东的围困，并不是认为长安不重要而蒲反重要，实在是由于第一失去了盐池，第二军队缺乏粮食。上天帮助大魏，这个计策打得不错。从前高祖升平的时代，无所缺乏，都还设置盐官加以负责保护，这并不是与百姓争利，是恐怕由于利益而乱了风俗。何况现在国用不足，预征六年的谷子，折抵来岁的税租，这都是夺取百姓的私财，是不得已的措施。臣即会同监守盐池的将、尉，率领所部，照常收税，听取下回的敕令，再行决定解除与否。”

萧宝寅派遣他的部将侯终德攻击毛遐。刚好郭子恢等人屡次

被魏军打败，终德因为他们的氣勢受到挫折，就回转军队偷袭宝寅；到达白门，宝寅才发觉，丁丑日（十九日），和终德交战，战败，带领他的妻子南阳公主和他的幼子率领部下骑兵一百多人从后门逃走，投奔万俟丑奴。丑奴派宝寅做太傅。

二月，魏朝派长孙稚做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雍州刺史、尚书仆射、西道行台。

群盗李洪攻烧巩县以西伊阙口以东的地区，和南边的蛮人勾结一气；魏朝都督李神轨、武卫将军费穆讨伐他。穆在伊阙口的南边打败洪，将他平定了。

葛荣攻击杜洛周，把他杀了，并合了他的部属。

魏朝灵太后二度临朝以来，嬖幸专权，政事废弛，恩威没有树立，盗贼成群而起，封疆一天比一天缩小。魏肃宗年纪逐渐增长，太后自己觉得行为欠检点，恐怕左右向皇帝报告，凡是皇帝所爱信的人，太后往往假借事故将他去掉，一味地蒙蔽，不让皇帝知道外间的事。通直散骑常侍昌黎人谷士恢受到皇帝的宠爱，皇帝派他领左右；太后屡次用言语暗示他，打算派他做刺史，士恢眷恋皇帝的恩宠，不愿意外放，太后就诬加罪名把他杀了。有一个蜜多道人，能说胡语，皇帝经常让他随侍左右，太后派人在城南将他杀了然后悬赏捉拿凶手。因此母子中间，嫌隙日益加深。

这时，车骑将军、仪同三司、并、肆、汾、广、恒、云六州讨虏大都督尔朱荣兵势强盛，魏朝害怕他。高欢、段荣、尉景、蔡俊先和杜洛周一伙，后打算暗算洛周没有成功，逃奔葛荣，后来又逃往归附尔朱荣。刘贵原先在尔朱荣处，屡次向荣推荐欢，荣看见欢颜色憔悴，没有重视他。欢跟随荣前往马厩，厩里有悍马，荣命令欢翦落马鬣，欢不加羁绊就予以翦鬣，那悍马竟然不踢他也不咬他，事毕起立，对荣说：“驾御恶人也像这个样子。”荣觉得他的谈话不平凡，让欢坐在床下，屏退左右，向他请教天下大事。欢说：“听说明公有马十二谷，颜色不同各自成群，明公畜养这些马究竟有何用处？”荣说：“你只说说你的意见。”欢说：“现今天子懦弱，太后淫乱，嬖宠的小人专权，朝政不获推行。凭着明公的雄壮威武，趁着时机而奋发兴起，声讨郑俨、徐纥的罪过，肃清天子身边的小人，霸业可以举鞭而成就，这是贺六浑的看法。”荣大为喜悦，两人从中午谈到夜半高欢才出去，从此以后，经常参与军事谋划。

并州刺史元天穆是元孤的五世孙，和荣相友善，荣以兄长之

礼事奉他。荣经常和天穆以及帐下都督贺拔岳秘密商量，打算举兵进入洛阳，对内诛除朝廷的嬖幸，对外肃清各地的盗贼，两人都鼓励他付诸实行。

荣上书认为“山东一带群盗猖獗，冀州及定州一起沦陷，官军屡次战败，请求派遣精锐的骑兵三千人前往东边援助相州。”太后对他疑心，回报说：“念生被戮，宝寅就擒，丑奴请降，潼关、陇坂一带已经平定，费穆大破群蛮，绛、蜀一带渐渐弭平。又北海王顓率领军队两万人前往镇守相州，毋须要出兵。”荣再度上书，认为“盗贼的势力虽然减弱，官军屡次战败，人人心怀危怯，恐怕实际上难以派上用场。如果不考虑其他的办法，无法万全。愚臣认为蠕蠕的君主阿那瓌受到国家的厚恩，不应该忘记报答，应该派遣军队东趋下口，追蹶他的背后，北海王的军队严加警备挡住他的前面。臣的部下虽然不多，当尽力效命，从井陘以北，滏口以西，分别占据险要之地，攻击他的肘腋。至于葛荣虽然吞并了洛周，恩威没有树立，人类彼此差异，赶紧予以招讨，那么形势自然可以分判。”于是指挥军队，召集义勇，北边捍卫马邑，东边堵塞井陘。徐纥向太后进言，使用铁券离间荣的左右，荣听到了这消息，对徐纥很是痛恨。

魏肃宗也讨厌俨、纥等人，受到太后的箝制，无法去除他们，秘密诏荣举兵内向，打算用来威胁太后。荣派高欢做前锋，来到上党，肃宗又用私诏阻止他前进。俨、纥恐怕大祸降到自己身上，暗中和太后设计毒杀肃宗，癸丑日（二十五日），肃宗突然崩殂。甲寅日（二十六日），太后立皇女做皇帝，大赦境内。不久下诏说：“潘充华实际上生的是女儿，故临洮王宝暉的世子钊，是高祖的后裔，应该继承天子之位。百官文武各加二阶，宿卫加三阶。”乙卯日（二十七日），钊即位。钊生下来才刚三岁，太后打算长期专政，所以贪其幼小立他为天子。

尔朱荣听到这个消息，大为愤怒，对元天穆说：“主上崩殂，年龄十九，天下人都还称为幼君；何况现今拥立还不会说话的小孩来君临天下，想要求得政治安定，这是可能的吗！我打算率领铁骑赶去为天子奔丧，翦除奸佞小人，另外拥立年纪大的国君，你看怎样？”天穆说：“如果能这样做，那就好比是伊尹、霍光重现于今日了。”于是上表抗言说：“大行皇帝背弃万方，突然崩殂，天下的人都说被毒杀而死。这有天子有疾，都不招请医生，贵戚大臣都不随侍在侧，那能不使远近的人感到奇怪惊愕！又立皇女做

储君，虚行赦宥，对上来说是欺骗天地，对下来说使朝野人士感到迷惑。其后又选立孩提之人做国君，实是想要让奸佞专揽朝政，败乱国家的法纪，这与蒙着眼睛捕捉鸟雀、塞住耳朵盗取乐钟有何不同。现今群盗猖狂，邻敌窥伺，却打算用不会说话的小孩镇安天下，这不是很困难吗！希望让臣前往京师，参预国家大计，向侍臣追问皇帝崩殂的原因，访察侍（甲十一行本“侍”作“禁”）卫所不知道的情状，把徐纥、郑俨这一批人交付司寇，昭雪君父的冤仇，消解远近的怨恨，然后另行选择宗亲来继承宝位。”荣的堂弟世隆，这时当直阁，太后派遣他前往晋阳安抚晓荣；荣打算留下他，世隆说：“朝廷怀疑哥哥，所以派遣世隆来，现在将世隆留下，使得朝廷得以预先防备，不是办法。”于是将他送走。

三月，癸未日（二十六日），葛荣攻陷魏朝的沧洲，俘虏了刺史薛庆之，居民死亡十分之七八。

乙酉日（二十八日），魏朝埋葬孝明皇帝在定陵，庙号肃宗。

尔朱荣和元天穆商议，认为彭城武宣王对国家尽忠，著有功勋，他的儿子长乐王子攸，一向有好名声，打算立他为天子。又派遣侄儿天光和亲信奚毅、仓头王相进入洛阳，和尔朱世隆秘密商量。天光见了子攸，子攸答应了。天光等人回到晋阳，荣还犹疑不决，于是用铜为显祖诸（甲十一行本“诸”下有“子”字）孙铸像，只有长乐王的像铸成。荣于是起兵从晋阳出发，世隆逃出了京师，到上党和荣会合。灵太后听到了这个消息，极为恐惧，把王公贵臣等全部招请入朝商议对策，宗室大臣都痛恨太后的所作所为，没有谁肯发言。只有徐纥说：“尔朱荣小小胡人，胆敢举兵攻向京师，文武宿卫就足够制服他。只要守住险要，以逸待劳，他行军千里，士马疲弊，必定可以打败他。”太后认为他的话不错，派黄门侍郎李神轨做大都督，率领军队抗拒他，别将郑季明、郑先护率兵防守河桥，武卫将军费穆屯驻小平津。先护是郑俨的同曾祖父的兄弟。

尔朱荣到达河内，又派遣王相秘密来到洛阳，迎接长乐王子攸。夏，四月，丙申日（初九），子攸和他的哥哥彭城王劼、弟弟霸城公子正秘密从高渚渡过黄河，丁酉日（初十），在河阳和荣会合，将士都高呼万岁。戊戌日（十一日），渡过黄河，子攸即皇帝位，封劼做无上王，子正做始平王；派荣做侍中、都督中外诸军事、大将军、尚书令、领军将军、领左右千牛备身，封太原王。

郑先护一向和敬宗相友善，听说魏主即位，和郑季明开城门

让他们进来。李神轨到达河桥，听说北中失守，马上逃回；费穆抛弃部下首先向荣投降。徐纥矫诏在夜晚开启殿门，取了骅骝厩中的御马十匹，向东投奔兖州，郑俨也逃回乡里。太后将肃宗的后宫全部召来，命令她们全部出家，太后自己也剪下了头发。荣召令百官迎接魏主车驾，己亥日（十二日），百官奉上玺绶，准备法驾，到河桥来迎接敬宗。庚子日（十三日），荣派遣骑兵逮捕太后和幼主，送到河阴。太后对荣多所陈请，荣拂衣而起，将太后和幼主一起丢到黄河里面。

费穆秘密游说荣说：“明公的士马不超过万人，现在长驱向洛阳进军，丝毫没有受到阻拦，既没有战胜的威势，大家的内心一向不太服气。以京师士马的众多，百官的盛大，知道明公虚实之后，都有轻慢的心意。如果不大大地进行诛罚，另外树立亲近的党羽，恐怕明公北还的时候，还没有渡过太行山而内部的变乱已经发生了。”荣心里认为他说的很对，对所亲近的人慕容绍宗说：“洛阳城中人士繁盛，骄矜奢侈蔚成风俗，如不加以翦除，永远难以控制。我想借着百官出来迎接皇帝的机会，全部予以诛杀，你看怎样？”绍宗说：“太后荒淫无道，嬖幸小人弄权，淆乱天下，所以明公发动义兵来肃清朝廷。现在无端诛夷百官，不分忠佞，恐怕大失天下人的厚望，这不是好计策。”荣不听，于是请魏主沿着河西行直到洹渚，引导百官到行宫的西北边，说是要祭天。百官集合以后，散开胡骑包围了他们，指责他们说天下丧乱，肃宗突然崩殂，都是由于朝臣贪婪残暴，不能辅弼匡正之故，于是放纵士兵予以杀害，从丞相高阳王雍、司空元钦、仪同三司义阳王略以下，死亡的共两千多人。前黄门侍郎王遵业兄弟正为父亲守丧，他们的母亲是敬宗的姨母，一起出来迎接魏主，全都被杀。遵业是慧龙的孙子，天资英爽，博览典籍，当时人可惜他的才学而讥笑他的躁动。有朝士一百多人随后来，荣又派遣胡骑包围他们，下令说：“有能写作禅文的赦免他的死。”侍御史赵元则出来应募，于是派他草拟禅文。荣又下令他的军士说：“元氏消灭以后，尔朱氏兴起。”都呼叫万岁。荣又派遣几十人拔出刀来闯向行宫，魏主和无上王劭、始平王子正一同走出帐外。荣事先派并州人郭罗刹、西部高车人叱列杀鬼随侍魏主身边，假称防卫，将魏主抱入帐中，其余的人即时将劭和子正杀了，又派几十人迁移魏主到河桥，将他安置在幕下。

魏主又担忧又愤怒，无计可施，派人向荣宣示旨意说：“帝王

代兴，盛衰无常。现在四方瓦解，将军奋袖而起，所到之处毫无阻拦，这是天意，不是人力所能做到。我本是前来投奔，意在于保全性命，那敢狂妄地希望天子之位，是由于将军的逼迫，造成今天的情势。如果天命归于将军，将军应该及时正尊号，即天子位；如果推让而不愿在位，想保存魏朝社稷，也应当另外选择宗亲有德的人辅佐他。”这时都督高欢劝荣称帝，左右多表赞成，荣犹疑不决。贺拔岳进言说：“将军率先发动义兵，本意在于诛除奸逆，大功还没建立，突然有此打算，只会加速灾祸到来，没有什么好处。”荣于是铸金为像，共铸了四次，都不成功。功曹参军燕郡人刘灵助擅长卜筮，荣相信他，灵助说天时和人事都不允许。荣说：“如果不吉，当迎接天穆来立为天子。”灵助说：“天穆也不吉，只有长乐王有天命而已。”荣也精神恍惚，无法自持，经过了许久才醒悟过来，深思（甲十一行本“思”作“自”）愧悔说：“犯了这么大的过失，只该以死向朝廷谢罪。”贺拔岳请求杀掉高欢向天下人谢罪，左右说：“欢虽是愚昧疏漏，说话不考虑困难。但现今四方多事，必须依赖武将，请赦免他，让他以后立功补过。”荣于是作罢。夜晚四更，又迎接魏主回营，荣望着马首叩头请死。

荣所带领的胡骑因为杀朝臣很多，不敢进入洛城，就想向北边做迁都的打算。荣犹疑了很久时间，武卫将军泛礼一再地谏诤。辛丑日（十四日），荣拥护魏主入城。魏主进太极殿，下诏大赦境内，改年号为建义。跟随太原王的将士，一律加官五阶，在京师的文官加二阶，武官加三阶，百姓免除租役三年。这时百官死亡殆尽，活着的人都逃匿不敢出来，只有散骑常侍山伟一个人在阙下拜受赦命。洛阳城中的士民担心无故得罪，人人都怀着异心，有的说荣打算放纵军队进行大掠，有的说打算迁都晋阳；富有的人家抛弃第宅，贫穷的人家背负着子女，大部分逃窜了，留下来的十分中不到一二分，直宿及守卫找不到人，官司空虚，职守旷废。荣于是上书，说：“大兵交接之际，难以号令一致，诸王以及朝廷贵显大臣，遭遇横死的很多，臣如今粉身碎骨不足以抵偿罪过，请求追赠死亡的人，稍微尽尽我的私责。无上王请求追尊为无上皇帝，其余死在河阴的人，王赠三司，三品官赠令、仆，五品官赠刺史，七品以下及没有官职的赠郡镇；死者如没有后代听凭过继，即授予封爵。又派遣使者到城中各地巡行慰问。”魏主下诏听从了。于是朝臣渐渐出面，人心略为安定。封无上王的儿子韶做彭城王。荣这时还抱持迁都的意见，魏主也无法违背，都官尚书元湛力争，

认为不可以，荣发怒说：“这关你什么事，竟然这然坚持！况且河阴的事情，你应该知道。”谏说：“天下的事情应当和天下人商议，为何却拿河阴的惨酷事件来恐吓谏！谏是国家的宗室，位在常伯，活着既然无益，死了又有什么损失，即使今天碎首流肠，我也无所恐惧！”荣大为发怒，打算办谏的罪，尔朱世隆一再地谏诤，这才作罢。看见的人无不震动恐惧，谏颜色自如。过了几天，魏主和荣一起登高，看到宫阙壮丽，列树成行，于是叹气说：“臣前几日由于愚昧无知，有迁都北方的想法，现在看了皇都的美盛，再仔细考虑元尚书所说的话，觉得一点儿都不错。”从此停止了迁都的打算。谏是元谧的哥哥。

癸卯日（十六日），派江阳王继做太师，北海王颢做大傅；光禄大夫李延寔做太保，赐爵濮阳王；并州刺史元天穆做太尉，赐爵上党王；前侍中杨椿做司徒；车骑将军穆超做司空，兼领尚书令，进爵顿丘王；雍州刺史长孙稚做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赐爵冯翊王；殿中尚书元谌做尚书右仆射，赐爵魏郡王；金紫光禄大夫广陵王恭加仪同三司；其他原本家居而突然贵显的不知有多少。延寔是李冲的儿子，因为是皇帝的母舅，得以超次拜官。

徐纥的弟弟献伯做北海太守，季产做青州长史，纥派人告诉他们京师所发生的变故，他们都携带着家属逃去，和纥一起投奔泰山。郑俨和他的堂兄荥阳太守仲明图谋占据郡治起兵，被部下杀了。

丁未日（二十日），下诏内外解除戒严。

魏朝郢州刺史请求投降，下诏郢州刺史元树前往迎接他，夏侯夔也从楚城前往会合，于是留下来镇守。改置魏朝的郢州做北司州，派夔做刺史，同时监督司州。夔进攻毛城，胁迫新蔡；豫州刺史夏侯亶包围南顿，进攻陈项；魏朝行台源子恭率兵抵御。

庚戌日（二十三日），魏朝赐尔朱荣的儿子叉罗爵秩为梁郡王。

柔然头兵可汗多次向魏朝入贡，魏朝下诏头兵赞拜不称名，上书不称臣。

魏汝南王悦和东道行台临淮王彧听到了河阴的乱事，一起来投奔。在这以前，魏朝人投降的都称魏朝的官为伪，彧的表启独称魏临淮王；皇上也体谅他的故旧之恩，不责怪他。魏朝北海王颢将前往相州，到达汲郡，听说葛荣南侵以及尔朱荣的放纵残暴，暗中作自安的打算，徘徊不进；派他的舅舅殷州刺史范遵代理相州刺史，代替前刺史李神暂守邺行台。甄密知道颢有异心，相

率罢黜遵，又推举李神代理州事，派遣军队迎接颢，同时观察他的反应。颢听到这个消息，率领他的左右亲近前来投奔。密是甄琛的堂弟。北青州刺史元世俊、南荆州刺史李志都举州来投降。

五月，丁巳朔日（初一），魏朝加封尔朱荣为北道大行台。派尚书右仆射元罗做东道大使，光禄勋元欣当他的副使，巡行四方，黜陟官吏，先施行然后奏闻。欣是元羽的儿子。

尔朱荣进入明光殿朝见魏主，再次为河桥事件道歉，发誓说不敢再有二心。魏主亲自起身阻止了他，随即又向荣发誓，说对他没有疑心。荣一时欢喜，就要求酒来喝，喝得烂醉；魏主想诛杀他，左右苦苦地谏诤，这才作罢，就用床把他抬到中常侍省。荣到了半夜才醒过来，于是到天亮都不合眼，从此不再在禁中过夜。

荣的女儿原先当肃宗的嫔妾，荣希望敬宗立她为皇后，魏主犹疑不决，黄（甲十一行本“黄”上有“给事”二字）门侍郎祖莹说：“从前晋文公在秦国，怀嬴奉侍他；有些事违背常道却合于权宜，陛下何必犹疑呢！”魏主于是听从了荣的意思，荣内心非常高兴。

荣举止轻佻，喜欢骑马射箭，每次入宫朝见，只是表演上马下马的游戏，其他无所作为；在西林园宴饮射箭，经常请皇后出来观看，并且召集王公、妃主共在一堂。每次看见天子射中，往往自己起舞叫喊，将相卿士全都一起盘旋，甚至妃主也不免随着他举袂。等到酒酣耳热，必定自己正坐唱起胡歌；黄昏宴罢归去，和左右手牵着手踏地唱《回波乐》而出。性情极严厉暴虐，喜怒无常，刀槊弓矢，经常不离手，每当发怒厌烦，就行击射，左右经常有死亡的忧虑。有一回看见两个沙弥合骑一匹马，荣就命令他们两人相互撞击，直到力量用尽不再能动，于是教旁人用头相撞，直到死亡才罢休。

辛酉日（初五），荣回到晋阳，魏主在邙阴向他饯行。荣教元天穆进入洛阳，加封天穆为侍中、录尚书事、京畿大都督兼领军将军，派行台郎中桑乾人朱瑞做黄门侍郎兼中书舍人，朝廷上的重要官职，全部任用他的心腹来担任。

丙寅日（初十），魏主下诏：“从孝昌以来，凡是受到冤屈排抑无处告诉的，全部到华林东门集合，朕当亲自审理。”这时正当丧乱之后，国库空竭，第一次下诏“捐献谷子八千石的赐爵为散侯，没有官爵的平民捐献五百石的赐出身，如果是沙门就任为本州统及郡县维那。”

尔朱荣进向洛阳的时候，派遣他的都督樊子鹄攻取唐州，唐州刺史崔元珍、行台郗恹守城抗拒，不听从。乙亥日（十九日），子鹄攻陷平阳，杀了元珍以及恹。元珍是崔挺的堂弟。

将军曹义宗围攻魏朝的荆州，堰水灌城，没有淹没的只剩下几个墙板。这时魏朝正当多难之秋，无法援救，城中的粮食吃完了，刺史王黑煮粥和将士平均分配食用，每回出战，不穿戴甲冑，仰天大呼说：“荆州城，是孝文皇帝所设置，上天如果不保佑国家，就让箭射中王黑的头；不如此的话，王黑必当击败敌人。”一共经历了三年，前后搏战的次数很多，也没有受伤。癸未日（二十七日），魏朝派中军将军费穆都督南征诸军事，率兵援救他。

魏朝临淮王或听说魏主君位已经稳固，就借口母亲年老请求回到魏朝，文辞及情感都很恳至。皇上爱惜他的才华可是无法违背他的请求，六月，丁亥日（初一），遣送或回去。魏朝派或当侍中、骠骑大将军，加仪同三司。

魏朝的员外散骑常侍高乾是佑的侄儿，和他的弟弟敖曹、季式都喜欢仗义行侠，和魏主有交谊。尔朱荣前往洛阳的时候，逃奔齐州，听说了河阴的乱事，就集合流民在河、济之间起兵，接受葛荣的官爵，屡次打败州军。魏主派遣元欣传谕圣旨，乾等人才投降。派乾做给事黄门侍郎兼武卫将军，敖曹做通直散骑侍郎。荣认为乾兄弟前时曾经叛乱，不应该再任皇帝身边的要职，魏主于是让他们辞官回归乡里。敖曹又进行抢劫，荣诱捕了他，和薛修义一共囚禁在晋阳。敖曹名昂，以字通行。

葛荣的军队缺乏粮食，派遣他的仆射任褒率兵南到沁水劫掠，魏朝派元天穆做大都督东北道诸军事，率领宗正珍孙等人讨伐他。

前幽州平北府主簿河间人邢杲率领河北的流民十几万户在青州的北海造反，自称为汉王，改年号为天统。戊申日（二十二日），魏朝派征东将军李叔仁做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率领军队讨伐他。

辛亥日（二十五日），魏主下诏说：“朕要亲自率领六军，讨平燕、代。派大将军尔朱荣做左军，上党王天穆做前军，司徒杨椿做右军，司空穆超做后军。”葛荣听到了这个消息，撤退而屯驻在相州的北边。

秋，七月，乙丑日（初十），魏朝加封尔朱荣为柱国大将军、录尚书事。

壬子日（七月无此日），魏朝光州的百姓刘举聚合群众在濮阳

造反，自称为皇武大将军。

这个月，万俟丑奴自称为天子，设置百官。刚好这时波斯国进贡狮子给魏朝，丑奴将狮子扣留了，改年号为神兽。

魏朝的泰山太守羊侃，因为他的祖父规曾经做宋高祖的祭酒从事，经常有回到南方的念头。徐纥前往依附他，于是劝侃起兵，侃听从了。兖州刺史羊敦，是侃的堂兄，暗中得到了这消息，守住州城抗拒侃。八月，侃率兵偷袭敦，无法得手，筑了十几座城守着他，同时派遣使者前来投降，下诏广晋县侯泰山人羊鸦仁等人率兵前往接应。魏朝任命侃做骠骑大将军、泰山公、兖州刺史，侃杀了魏朝派来的使者不接受。

将军王弁侵入魏朝的徐州，蕃郡的百姓续灵珍率领部众一万人攻打蕃郡来响应梁朝；魏朝徐州刺史杨昱攻击灵珍，把他杀了，弁率兵撤回。

甲辰日（十九日），魏朝的大都督宗正珍孙在濮阳对刘举发动攻击，把他消灭了。

葛荣率兵围攻邺，人数号称百万，游击的部队已经过了汲郡，所到之处，劫掠极为惨酷，尔朱荣上启请求讨伐他。九月，尔朱荣召他的侄儿肆州刺史天光留镇晋阳，说：“我无法身所在的地方，不是你不能称我的意。”自己率领精锐的骑兵七千人，马都备有副马，每天赶加倍的路程，往东从溢口出去，派侯景做先锋。葛荣做盗寇的日子久了，横行在黄河以北一带，尔朱荣的人数少得太多，议者认为没有打胜的可能。葛荣听了，喜悦见于颜色，对他的部属下令说：“这个容易对付，你们大家都准备好长绳子，等他们到来就将他们捆绑起来。”从邺地以北，展开阵势几十里，像簸箕张开一样向前进。尔朱荣埋伏军队在山谷中，成为奇兵，分开督将以上的军官三人为一处，每处有数百个骑兵，下令他们到处扬起灰尘，并且击鼓呐喊，让盗贼无法知道人数多少。又因为人马逼近作战，刀剑不如棍棒，命令军士各自携带袖棒一枚，安置在马侧，到了作战时担心会影响跳跃追逐，不让他们斩首级，只用棍棒打敌人而已。分命壮勇向各个方向冲突，号令严明，战士全都奋起勇气。尔朱荣亲自冲锋陷阵，绕到敌人的背后，内外合击，把盗寇打得大败，就在战阵上俘虏了葛荣，其余的党徒全都投降了。因为贼党众多，如果马上加以分割，恐怕引起他们的疑惧，也许又会结聚在一起，就下令各自随他们高兴，亲属相从，随他们的意思居止，于是众人大大为欢喜，马上就四散了，几十万

的群众一朝之间就散尽。等到离开百里以外，这才分道押领，随便安置，各得其宜。选拔他们的头目，根据他们的才能授予适当的职位，于是新归附的人都安定下来了，当时的人都佩服他的处置机动敏捷。用槛车把葛荣解送到洛阳，冀、定、沧、瀛、殷五个州都平定了。这时上党王天穆驻军在朝歌的南边，穆超、杨椿还没有出发，而葛荣已经消灭，于是全部罢兵。

起初，宇文肱跟随鲜于修礼攻打定州，在唐河战死。他的儿子泰在修礼军中，修礼死后，跟随葛荣；葛荣败后，尔朱荣爱惜泰的才华，派他做统军。

乙亥日（二十一日），魏朝大赦境内，改年号为永安。

辛巳日（二十七日），派尔朱荣做大丞相、都督河北畿外诸军事，荣的儿子平昌公文殊、昌乐公文畅一起进爵为王，派杨椿做太保，城阳王徽做司徒。

冬，十月，丁亥日（初三），葛荣到达洛阳，魏主亲临阊阖门引见，在都市中斩首了。

皇帝封魏朝北海王颢做魏王，派遣东宫直阁将军陈庆之送他回北方。

丙申日（十二日），魏朝派太原王的世子尔朱菩提做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丁酉日（十三日），派长乐等七个郡各一万户，与从前合起来共十万户，做太原王荣的封国，戊戌日（十四日），又加荣为太师，都是用以奖赏他擒捉葛荣的功劳。

壬子日（二十八日），魏朝的江阳武烈王继去世。

魏朝派遣征虏将军韩子熙招降邢杲，杲假装投降然后又背叛。李叔仁在淮水边上攻击杲，战事失利又撤回了。

魏朝的费穆突然到达荆州。曹义宗的军队战败，被魏人所俘虏，荆州的围困这才解除。

元颢偷袭魏朝的铨城，将城占据了。

魏朝行台尚书左仆射于晖等人的军队几十万人，在瑕丘攻击羊侃。徐弘恐事情不成功，劝侃向梁朝请求援军，侃相信了他，于是前来投奔。晖等人包围侃几十层，营栅中的箭已经用完，南方的军队还不见到来。十一月，癸亥日（初十）的晚上，侃突围逃出，一方面作战一方面逃走，经过一天一夜，这才出了魏国的国境。到达渣口，人员还有一万多人，马两千匹。士卒整夜全都悲凉地唱歌，侃于是向他们道歉说：“你们想念故乡，看来无法再行相随，希望你们或去或留，各随自己的意思，要离去的就在此